

塞納河上的盛宴



人與事 學勇

傑伊是我住在芝加哥郊區時的鄰居，曾和我一起遊巴黎。而今第三十三屆夏季奧運會如火如荼，雖然他居北美我在中華，我們的心卻同時飛向那座夢幻般的城市。傑伊最難忘巴黎聖母院的風琴和彩色玻璃窗，五年前大火無情玉石俱焚，而新落成的塔樓卻使他重溫舊夢。開幕那天的塞納河上，運動員以船代步入場，我和傑伊一起看過的《薩莫特拉斯的勝利女神》《米洛的維納斯》《蒙娜麗莎》等輪番亮相，彷彿一場「流動的盛宴」。一名女騎手身披奧林匹克五環旗，奔馳在塞納河上，艾菲爾鐵塔的和平鴿展開雙翅迎接她，那翅膀讓人感覺到光和熱。傑伊想起當年站在鐵塔二層時也感到熱，卻是低處的維修工人不小心將電焊槍捅着他腳下的鐵板。裝相機的包登時燒起來，直冒煙。造成事故的小伙子萬分愧疚，卻不會講英語，友善地領著我們來到公園管理處。傑伊獲得了慷慨的賠償，依照他們的指點我們參觀了羅浮宮，又去他們推薦的河邊餐廳用晚餐。我首先點「鵝肝凍」——是從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中發現了這道菜，卻並沒真吃過。服務生淡淡地回答說他們只有鴨肝，若想吃鵝肝則

必須預訂。我表示沒有時間預訂，情願多付些錢。那小伙子聳聳肩，好像聽不懂我的話，又好像無意多說，斷然走開了。

傑伊悄聲對我說：「鴨肝就鴨肝吧，法國地方小，人們鴨鵝不分——鵝就是鴨，鴨就是鵝。」可他話音未落，已經走出十幾米遠的服務生忽然急停，回過身來大聲道：「No！」他疾步走到我們桌邊，用圓珠筆在餐巾紙上畫了兩隻飛禽，指着大些、脖子長些的一隻說：「這是『鵝』。」又指指小一些的那隻說：「這才是『鴨』。」他那執著的样子，讓我和傑伊感到尷尬，不知說什麼好。餐廳經理走過來了解事端，說除了鵝肝，我們點什麼好菜都行。我便點了蝸牛，卻沒想到蝸牛也要預訂。經理和善地讓我再點其他菜，我想起「烤羊腿」，源自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奧運開幕式上法國國家圖書館專門展現的經典作品之一）。經理驚嘆，稱「烤羊腿」確是法式名菜，但需要更長的預訂時間——七十二小時。他向我們推薦了鮭魚和扇貝，打七折，還贈送兩片鴨肝，以鼓勵我對法國美食的研究。時隔多年，巴黎奧運又讓我和傑伊想起了那一次的美宴。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說：「人類是獨一無二的，在多樣性中團結在一起。」我和傑伊都贊同他這句話。



「我」從遠古走來



「我」從遠古走來——周口店遺址文化展在海南省博物館開展，展出來自北京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的一百三十九件珍貴展品。

新華社

市井萬象

◀觀眾在展覽上觀看中國鬣狗完整骨架模型。

德國科技博物館



柏林漫言 余逾

「德國製造」在全球久負盛名，德國人也引以為傲。德國科技博物館則像一本「德國製造」的歷史筆記本，記載著德國人如何在工業技術進程的歷史河流中後來居上。

德國科技博物館的前身是位於前漢堡火車站的皇家運輸機械博物館，後來搬遷到柏林。對於未曾參觀過這個博物館的柏林人來說，一提起大樓上掛著的飛機，大概都會記起這個「龐然大物」。所以參觀德國科技博物館，我第一個了解到的，便是這個著名的美軍道格拉斯C-47轟炸機。

這款C-47轟炸機擔任的更多是運輸任務，它曾在二戰期間向被蘇聯封鎖的柏林投送物資，也被稱作「糖果轟炸機」。二戰期間的柏林主要使用的是滕普霍夫機場，所以現在這架飛機掛著的俯衝狀，也模擬還原當時它即將降落在不遠處的滕普霍夫機場的樣子。

從古老的紅磚牆大門進入到科技博物館，開始正式參觀。博物館的主體以交通運輸工具為主，主要分為陸路的公路鐵路交通、航空以及海上航運。

陸地交通的展覽按照歷史時間順序展出，不知不覺彷彿是在穿越時空。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最原始的交

通工具——馬車。有趣的德國人甚至還腦洞大開地做了一個雙層巴士般的馬車。然後看到各式普魯士蒸汽機車，有一個展出的火車車廂下面特意挖出一個通道，讓參觀者可從下面看到當時火車下部的機械結構，這真是讓機械迷過癮。而大部分的遊客則更為好奇火車車廂的內飾是如何隨著年代的不同而發生的變化。從當年豪華的皇室車廂，到現代的高速火車車廂，無疑都是那個年代的社會縮影。

航空部分不僅展出歷史上的軍事航空中的軍用飛機，還着重分析發動機、底盤和螺旋槳，對於這些單個的重要機械設備進行分析和講解。除此之外，德國的航空單元也是展出的重點，從早期人們對於太空的憧憬幻想而做的初級實驗，到後來火箭技術的發展，都展現德國人內心深處的太空夢。

海運方面讓我意外的是這裏竟然能看到如此豐富的航運歷史，具備各種年代特色的船隻模型一點不亞於航海大國葡萄牙的海事博物館。不僅僅是船隻的技術與結構，細心嚴謹的德國人甚至認真研究航海旅行的旅行箱，和首飾盒。

除了歷史，這裏也有關注當下與展望未來的部分。從當代的能源技術，到醫學界兩年前的新冠疫苗技術，再到尖端生物化學儀器，甚至還有文藝界的電視電影技術等等。

這不僅是一個科技博物館，也是一場跨領域和學科的知識盛宴。

厲害了，港的劍！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凌晨手機響起，從內地移居海外多年的好友L君越洋發信息，很驚訝一個看起來弱弱的香港女孩，和一個斯斯文文的香港男孩，竟然成為劍后和劍神，「為何香港劍擊運動這麼厲害？」他問，我開玩笑反問：「為何香港劍擊不可以這麼厲害呢？」不過，L君提出這個問題確實有點意思。一個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連續兩屆奧運會劍擊項目奪得金牌，今屆更是包辦男花劍、女重劍冠軍，劍擊隱然成為香港體育運動的王牌，從走勢分析，香港大有條件成為世界劍擊之都。

劍擊運動在香港興起並且成為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之一，是多年以前的事情，早在一九六〇年本港舉辦首屆中學校際劍擊比賽，在一九七八年曼谷亞運會上，香港劍擊隊奪得花劍第四名。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香港代表隊出戰第一屆亞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取得一金兩銅的佳績。女劍手何嘉麗曾兩度獲亞洲劍擊錦標賽女子重劍亞軍，二〇〇二年和香港隊友在釜山亞運會勇奪重劍女團銅牌。可以說，劍擊是香港體育運動的傳統強項之一。而香港真正成為世界劍擊強隊，則要到上屆東京奧運會，張家朗以黑馬姿態發力攻頂，勇奪男子花劍冠軍，今屆張家朗衛冕成功，加上劍壇「世界一姐」江旻德過關斬將蟬宮折桂，終於奠定香港在世界劍壇的江湖地位。

香港第一塊奧運金牌是李麗珊在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取得風帆比賽冠軍，香港發展風帆運動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李麗珊之後，本港風帆運動好手多次衝擊該項目的世界最高領獎台，可惜種種原因迄今無功而還，現在，香港的奧運金牌之路終於由兩名劍手接棒並且延續下去，證明香港已找到發展體育運動項目新的突破口。

綜觀世界體壇，不少國家有自己的體育強項甚至是王牌項目，例如中國的乒乓球和跳水、美國的籃球和游泳、巴西和阿根廷的足球、日本的柔道等等。四年一度的奧運會，除了像中美這樣的大國有條件在各個體育項目全面出擊，到處開花，小國家和地區一般是採

取有為不為的做法。上周末巴黎塞納河上舉行別出心裁的奧運入場式，一艘艘載滿各國運動員的遊艇上，有的代表隊派出數百名運動員，氣勢如虹，有的參賽隊伍僅寥寥幾人，參賽項目屈指可數。但小隊伍同樣可奪獎牌，例如三百多萬人口的蒙古憑女子柔道在今屆奧運第二天奪得一枚銀牌。契訶夫說「大狗吠，小狗也要吠」，大國小國各有所長公平比賽，這就是奧運精神，是奧運會能夠吸引數十億不分種族宗教、不論政治立場的地球人共同關注的最重要因素。

為何說香港有條件成為世界劍擊之都呢？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如上文所述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喜歡劍擊運動，已有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傳統，每年都舉辦全港性和地區性比賽以及中、小學校際比賽，香港劍擊過往在多個國際大賽屢創佳績，自從上屆東京奧運會張家朗摘金之後，本港報讀劍擊訓練課程的學生人數急增，今屆江旻德和張家朗雙雙奪金，有劍擊學校表示，這幾天家長為子女查詢報讀劍擊課程的數字「多到好誇張」。

其次，劍擊是一項起源於歐洲的西洋體育運動，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又背靠祖國，運動員能夠毫無障礙邀請到最優秀乃至國際級的教練，隨時可以到內地和全世界各地觀摩和比賽。

張家朗的教練Greg來自法國，江旻德的恩師Tavi是羅馬尼亞裔，而她學劍擊的啟蒙老師陳偉勁則來自內地。江旻德的教育背景也很有香港特色：美國史丹福大學本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和香港中文大學在讀博士。

第三是獅子山精神：永不言棄。劍擊運動不僅講技術和戰術，講反應和體力，更注重運動員的心理素質。今屆江旻德和張家朗在決賽時都是逆轉勝，特別是江旻德面對東道主劍手瑪露比頓以一比七大幅落後，但江旻德沒有放棄，沉着應戰，一分一分扳回，追至十比十、十二比十二，最後一劍定江山，以十三比十二險勝，整個過程可以用「驚心動魄」四字來形容。賽後記者問淚流滿面的江旻德如何能夠創造逆轉勝的奇跡，被法新社稱作「Tearful Kong」的她回答：「我唔想輸得太肉酸」，坦白得令人感動。

當然，香港要真正成為世界劍都，除了運動員要繼續努力，保持佳績，更需要特區政府加大支持力度，投入更多的資源，作出全面和長遠的規劃。而眼下廣大市民最期待的是，奧運結束後可以在大巡遊中一睹香港奧運健兒的風采，屆時凱旋歸來的劍后江旻德和劍神張家朗向市民揮揮手，就是對劍擊運動最好的宣傳、對全港劍擊愛好者最好的鼓勵。



▲張家朗獲巴黎奧運會劍擊男子個人花劍金牌。



▲江旻德獲巴黎奧運會劍擊女子個人重劍金牌。

中新社

第七十七屆康城影展曲終人散，獎項亦名花有主。近距離觀察本屆康城影展，可謂於一片批評與沉悶之中進行，而在一切鎂光燈與紅地毯的背後，從獎項可窺見影展的本質與取向的轉化，而電影文化本身亦同時顯現蛻變。

今年業內人士與評論界均對康城影展的選片頗有微言，主要原因在於於前段放映的競賽作品都在水準以下，很多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在《銀幕》每日更新的影評格子中，更有多達七部作品評分只得兩分以下，可見大家對影片質素的不滿。影展到最後兩三天才見起色，亦僅得四部作品獲三分以上的評分，而這四部電影最終亦順理成章瓜分了各項大獎。評審團在獎項上總算沒令人失望，但整體影片水準分野太大，導致本屆康城影展成為有史以來水平最低、亦是最為高下立見的一屆。

辛貝克的《愛諾娜》奪得了金棕櫚獎，是近二十年來首部美國獨立電影獲獎，對上一部已經要數二〇〇三年吉士雲辛的《大象》。相信用不少影迷也為辛貝克終於得到肯定而高興，皆因這位曾執導《歡迎光臨夢幻樂園》的獨立導演，一直拍攝弱勢社群的題材，卻從不受電影格式的影響，曾嘗以

影展文化蛻變



如是我見 王勳

手機拍攝電影，亦喜愛起用非職業演員，拍出別樹一幟且極具活力的影片。可是相比之下，本片的製作成本較以前大，而影片亦走向了較商業的路線，中段的多番笑料令影片更接近鬧劇，跟他以往的作品有明顯分別。評審主席姬達嘉稱本片令她想起劉別謙與侯活鶴的早期荷里活神經喜劇，則未免對它有點抬舉了吧。

《愛諾娜》是否值得拿最高榮譽金棕櫚獎見仁見智，但其他三部分別奪得評審團大獎、最佳導演，以及特別獎的影片卻絕對實至名歸，是有口皆碑的佳作。印度女導演柏耶嘉柏迪的《想像之光》描寫三位看護的感情事，同時亦透視了她們身處的社會現況，是競賽影片中最高溫柔樸素、細膩成熟的作品，其女性筆觸尤其令人深刻，比荷里活大張旗鼓的所謂女性主義電影更值得欣賞。另外，葡萄牙導演美基哥斯執導的黑白電影《壯遊》則寫一九一七年一名駐紮緬甸的英國移民官，跟未婚妻相約見面，卻臨陣退縮並展開一段東方旅程，其未婚妻窮追不捨，以一步之遙走在他身後。影片充滿東方異國風情，初看像是旅遊日誌，細看則是虛實交錯、內外互文的論文式電影，雖不及導演前作《一千零一夜》般精彩，但贏得導

演獎絕對可喜可賀。

伊朗導演穆罕默德羅夫執導的《神聖無花果的種子》被安排在影展最後一天放映，為影展掀起高潮。影片寫一個伊朗家庭因政治取向而逐漸瓦解的故事，拍成了扣人心弦的現世寓言，側寫伊朗社會中性別、傳統、宗教等問題，強而有力且引人入勝。末段儼如《閃靈》的情節跌進了通俗劇的範疇，卻無阻影評人們對此片推崇備至，首映禮後大部分觀眾皆認同金棕櫚獎已成拉羅羅夫的囊中物，最後卻得到了模稜兩可的特別獎，可能是評審團對其政治狀況的一種表態，卻忽略了影片本身的水準，叫人略為失望。

觀看過所有競賽影片後，發現今年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幾乎每部電影片首的製作公司標誌都多達十幾個，純粹觀賞不同標誌已花掉數分鐘時間，有時甚至會引來觀眾的笑聲。其實這種情況並不荒謬，反而說明了現今大多數電影也由多家電影公司投資，同時亦反映了電影經營上的困難，因為世界各地創作人都要盡量找來多方投資者以集資形式才能開拍電影。此舉的壞處在於，導演要兼顧不同投資者要求的同時，亦要平衡各方利益而耗費心神，可能因而影響甚至

阻礙了其創作空間，最終或會因過多的妥協而令影片變得不倫不類。記憶中只有哥普拉的《大都會》於片首時只得一所公司的標誌，皆因該片製作費雖高達一點二億美元，卻全由哥普拉自資，令他可以盡情發揮自我的視野與創意，而絲毫不會受到其他投資者動搖。可惜影片最終沒有贏得任何獎項，未能為獨立電影人打下強心針。

電影傾向由多方投資，同時亦意味着大片廠的失勢。以往康城影展的紅地毯上總是星光熠熠，因競賽部分總有美國各大製片廠的影片入選，而小十字大道上亦會佈滿大大小小的廣告牌，為即將上映的荷里活新片宣傳造勢。可是，現今如斯光景已不復再，先是荷里活流行超級英雄電影後，超級大製作幾乎絕跡康城，今年勉強來說就只有佐治米勒的《茉莉威莎：末日先鋒傳說》及奇雲高士拿的史詩西部片《地平線：美國傳奇》兩部荷里活大製作於非競賽環節出現。再者，九月舉行的威尼斯影展逐漸變成奧斯卡前哨戰，吸引大部分荷里活影片參展，同時亦令康城的紅地毯星光變得暗淡。但若然星光不再的康城能讓非主流電影重新搶佔主導地位，倒不失為一件可喜之事。